

读“诗词的女儿”叶嘉莹

吕金玲

2024年11月24日,把家国情怀、人生况味、做人做事信条都融入中华古典诗词的南开大学讲席教授,被呼为“诗词的女儿”的叶嘉莹,走过百年人生,飘然而去。一时间,痛悼者众。中华诗词学会:“叶嘉莹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叶先生是诗词的女儿,她的一生是属于诗词的,也是奉献于诗词的,是最纯粹的一生。”拍摄过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的台湾著名导演陈传兴,得知消息速速赶来。受叶先生诗教精神感召、13岁报考南开大学文学院、被破格录取的华裔女孩张元昕,也匆匆自就读的美国哈佛大学赶来。多人从四面八方自发前来,唁电、唁函……每一幕都深情回望和表达着不曾忘也不会忘之叶先生。

在中国,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以亲耳聆听叶先生一场讲座为荣

为傲。20世纪70年代,叶先生在南开大学授课,教室内、阶梯上、窗户外都是人,“挂”在那儿也要听,说盛况空前并不夸张。有网友说,自己曾坐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天津听先生讲座,“是她带我感受到诗词之美,走入诗词殿堂的。”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回忆,读书时宁可逃自己的专业课,也要去听叶先生的课,足足求知若渴地听了一年。台湾诗人席慕蓉听说叶先生最大的特点是讲谁像谁,便亲往现场听了堂关于辛弃疾的《水龙吟》。叶先生一开口,不得了,感觉是“辛弃疾本尊”来了,亲眼见证了讲座魔力的她折服不已。许多听过她课的人一致反映,是她,用诗词在听众心间,涵养出片片绿洲,生发出许多美好的情愫,众口一词的评价,何其难能可贵!

“我是在和诗词谈一辈子恋爱。我的生活并不顺利……诗词是支持

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其话中提及的忧患,即指一生三次重击:考入大学的同年母亲去世的“丧母之殇”,到台湾后丈夫入狱三年,出狱后动辄暴怒的“婚姻之殇”,长女夫妇在一次车祸中双双殒命的“丧女之殇”,可谓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的现实版。打击不可谓不重,但必须说的是,每当灾难降临,她铁定靠诗作解压消痛已成规律。如一殇和三殇时分别写下《哭母诗》八首和《哭女诗》十首,在与诗词的修习和对话中,收拾心情后重新出发。如此说,诗词成了她及时有效、须臾离不开的良方妙药乃至终身救赎。她说:“当你用诗来表达不幸的时候,你的悲哀就成了一个美感的客体,就可以借诗消解了……”“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人生境界。”这是其切身体会,亦

是其心路历程。和诗相知相伴密不可分,她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天命——“诗教”,并致力于复兴“诗教”,“人诗合一”的她,终蝶变为此领域极见功力与造诣的名人、“大家”,成为我心巾女神一般的存在。

1974年,首次回京探亲看到幼年常去的西长安街时,她当即落泪,写下长诗《祖国行》,表示“我的根是在中国”,说“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人生走向。年过半百时,她决绝地放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选择回国教课。她说“只为一件事而来”“这些诗人都是诗的精灵,千年的精灵……吟诵他们的诗作,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我急切地想要留住这些……”话很直白,就是想在中华古典诗词生长的地方,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做一名传递我国古诗词之美的播撒

人、志愿者。1979年至2024年,从55岁至100岁,整整45年,她盛邀年轻学子一起来泳泳古诗词之河海。90多岁还站着讲课,一天只睡4个小时。最后时光里,生命有限的紧迫感日增,强撑着也要亲自审校《新华每日电讯》连续刊登的诗词讲稿,看不清的就让护士念,以至护士说“有幸上了多堂宝贵的课。”每次助手张静来病房看望,她问的最多的都是“发现什么好学生了吗?”“有谁写出什么好诗词了吗?”心心念念的是诗词传承,是写诗词的好苗子,她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报国中,升华着人生的要义与价值。

“我的莲花总会凋落,我要把莲子留下来。”如其所说,她留下了2000多盘授课录音带、200多盘录像带和300多盘光碟,及大量文稿。这些年,陆续捐出3500多万元。1986年,在其帮助下,40余万字之恩师的《顾随文集》出版。被

她视为“宇宙之唯一”、战乱时扔行李也不舍得扔的顾随课程笔记,整理后定名为《驼庵诗话》出版。王蒙评价:她的坚强、勇敢、学问、教养、为师、为人,她克服的种种困难,她所获得的尊敬,都是无与伦比的。

本人自小喜爱文学、喜爱诗词歌赋,觅得好诗好词好句,喜不自禁。高中时自费订阅了诗刊《萌芽》。上山下乡期间,甚劳累艰苦,也未熄灭了这爱的芽苗,周总理去世时写了首悼念长诗。近几年,特意订了份登有叶先生《迦陵讲堂》文稿的报纸,以求从中获得滋养。一句话,虽年事已高、身体日差、命运多舛,但深知“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叶先生言“诗,让我们的心灵不死”,萧伯纳说“醉心于某种癖好的人是幸福的。”我愿做这“心灵不死”的幸福人。叶先生可曾听到?或许心有灵犀。

小说

(接第1969期)

入秋的一天,李一勺在大街上正和邓油铺的掌柜说话,远远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后生跟在菊红旁边打街道东头的三官阁在一起走过来。菊红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但依旧端庄利落,风韵犹存。旁边那后生,穿着新式的黑色制服,皮肤白净,英俊沉稳,从外在气质看上去和其他人明显的不同。这么多年了,李一勺只要见到菊红,心里还是跳得惴惴不安,脑袋里总不由自主地浮现和菊红亲热的情景,“瞧你这点出息,都这般岁数了,就不能正经点!”李一勺心里骂着自己。这时,菊红也看到了李一勺,都这么多年了,他们之间总是若即若离的,“哎!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一有合适的机会,菊红都不会亏待李一勺的,毕竟这个男人是宝庭的亲生父亲。尤其邓富安过世后,他们接触的机会明显增多了,毕竟他俩因为邓富安的存在心理障碍没了。菊红招手让李一勺过去,她对着宝庭说:“庭儿,这个叫李叔叔,他可是咱平西有名的大厨。”然后菊红转脸又对着李一勺说:“这就是我儿子宝庭。”菊红说完,迎着李一勺的目光,有些羞赧地微微低了一下头。

邓宝庭这次突然回到家乡,是党组织派回来执行特殊任务的。原来邓宝庭在北平城里接受的是进步的新文化教育,后来他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在北大期间,邓宝庭接触到了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顿时眼界大开,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条步入新世界的正确方向。于是邓宝庭积极要求进步,参与各种进步青年的活动,他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回到家乡,他的主要任务就是

帮助和组织当地游击队和地下党组织,破坏由日本掌控着的丰沙铁路运输线,来阻止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和掠夺。

时令已至深秋,天气转凉,街上行走的人们都已穿上了长衣裤。

这天晚上,天已黑尽,菊红急急地来找李一勺,进门一下子就扑进李一勺的怀里嘤嘤地抽泣起来。“这是咋的了?快说呀!”李一勺抱住菊红急切地问。菊红这才抬起头焦急万分地说:“一勺!你得想办法救救咱们的宝庭呀!”“咋回事?快说呀!”“宝庭让日本人抓起来了!就关押在了城子日本宪兵看守所。”菊红匀了两口气接着说,“邓家除了还有两钱儿,但一帮娘们儿,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一勺你得赶紧想法子呀!”李一勺听了也急出了一身汗,“好,我想!我就是豁出老命去,也要把咱们的孩子救出来。”

原来宝庭和他的同志们在前天的一次破坏丰沙铁路线的行动中,由于汉奸的告密,行动失败了,宝庭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被日本兵抓着了。

说来也巧,城子日本宪兵队长井上松就要办他五十岁的生日宴,也邀请了琉璃渠岗楼的小队长森下田一,森下就向井上松推荐了大厨李一勺,并一个劲儿地夸赞李一勺的厨艺一流。就是后天,李一勺就要到城子日本宪兵队去给他们做菜掌勺了,他心里暗暗盘算着有了主意。

井上松的生日宴办得隆重而热闹,李一勺做的饭菜受到了日本人的一致夸赞。

夜深了,遍体鳞伤的宝庭坐靠在城子宪兵队后院囚室的草垫上,他望着西墙上那扇囚室唯一的高高的小窗。

皎洁的月光透过窗上的铁栏杆,静静地洒射进来,正好照在他的脸上。此时,他很平静,他想这或许是自己最后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月亮了,哎,遗憾的是自己还没有很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呀!

宝庭知道,宪兵队里今天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一阵一阵的喧闹声从前院随着夜色、月光传来,日本人叽里呱啦地说着什么,他虽然听不懂,但能判断出今天晚上的日本人都很亢奋。

又过了不大的功夫,邓宝庭听见囚室门外有人在说话,一个中国人说:“两位太君,辛苦,辛苦,井上队长今天摆了宴席,菜都是我做的,井上队长特地让我送些酒食过来,两位太君执勤辛苦,吃喝尽兴,不够我再送过来。”邓宝庭听着这个说话的人声音有些熟悉,可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

外面看守囚室的日本兵,叽咕地吃喝了一阵,然后声音渐渐地平息了下去。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宪兵队的院子里突然间竟变得格外的安静了。不一会儿,脚步声传来,然后是开囚室门锁的声音,随着囚室门被推开,一个身影快速地闪身进来,急声说道:“宝庭,我是你一勺叔,快跟我走!”

……

原来李一勺为了救宝庭,在日本人宴席的饭菜里动了手脚,加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慢性蒙汗药,半个时辰就会发作。整个宪兵队里死寂一样地睡去了,饭食都送到了位了,为了不留死角,李一勺也没有放过一个看守囚室的日本兵。

等宪兵队的日本兵从迷糊中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当发现后院囚室里关押着的邓宝庭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这才如梦方醒。气急

败坏的井上松马上派出恢复状态的日本兵,由森下田一亲自带领直奔琉璃渠。可是尽管他们把琉璃渠村里搜了个底朝天,但也没有找到邓宝庭和李一勺的影子。最后,日本兵从菊红家里抢走了不少粮食,把李一勺住的房子一把火烧了,“巴嘎、巴嘎。”这方才泄恨离去。

从此,李一勺和邓宝庭就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后来就有一些关于李一勺的消息传了回来,说他那次从城子日本宪兵队逃走后,就沿京西古道西去,找到了共产党的队伍,当起了炊事兵。再后来就是国共的三大战役,北平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天,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了琉璃渠,一进村东口的三官阁,上点岁数的村人就认出了他,“哎呀!您不是大厨李一勺吗?”“是李一勺!”“没错,是他!”李一勺旁边还跟着一个年轻干部模样的后生。李一勺不住地向和他打招呼的乡亲们频频点头说:“回来啦,回来啦,没错,我是李一勺。”他指了指身旁的后生接着说,“这是我的儿子,宝庭,他就要回到宛平县当干部了。”

“大叔、大婶子们好,我是宝庭。”

村人们听了李一勺的话都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宝庭怎么成了大厨李一勺的儿子了?

……

“爹,赶紧回家看看我娘吧!”

“好!”李一勺和邓宝庭都有些激动,他们加快脚步向村里走去……

(完)



梅香 马爱新/作



月映卢沟,古道遗辙昭盛世;
钟鸣潭柘,莲湖旭日盈福门。

(左慎五)

流金岁月

门头沟,是一个令我眷恋的地方。

这事儿,还得从1956年说起。顺义夫家三姐杜桂兰在家里大排行老三,20世纪50年代家里贫穷,一个远房亲戚把三姐介绍了门头沟东辛房的煤矿工人。当年,三姐与姐夫张振涛喜结良缘。婚后,他们居住在门头沟东辛房村的一个农家小院。娘家大伯与两位叔叔,一有时间就会骑着自行车,去看望杜家这远嫁的侄女。

后来,大伯及两位叔父年岁大了,骑车不方便,就委托我去东辛房看望三姐杜桂兰。1969年秋季,那时的交通并不便利,倒了3次车,直到下午2点才到三姐家。三姐热情接待我这个娘家来的弟媳妇,哪肯让我当天返回。晚上,姐夫下班了,我哪看得清他的真容啊?全身上下都是黑的,只有两只眼睛是白的,洗漱之后方才见着本来面目。我们第一次见面,姐夫谈笑风生,他讲东辛房的趣事、讲下矿的乐趣、讲门头沟的风土人情、讲他自己如何感谢三姐来到他身边组成家庭的暖心话,唯独不说下井的艰辛与劳累。

门头沟,令我眷恋的地方

史庆芬

第二天早晨5点,姐夫吃过早饭,带着午餐的饭盒,急匆匆从家里出发,迎着坚实的步伐,向地心深处的岗位走去。我望着他及众多工人的背影,有一股酸楚的心情悄然而生,这让我想起老公爹、叔父、堂哥们,每个人在探望三姐回去时,自行车的后架上都带着100多斤的煤,这是三姐给娘家的补贴家用。

起床后的我走到屋外,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第一次走进这连绵起伏的大山,仿佛是一幅生动的水墨画。但山并不是翠绿的,而是被一层黑色的粉末所覆盖,在阳光下闪着异样的光。饭后,三姐把孩子安顿好,托给邻居照看,带我去了一趟西山大道。经过十几个村子,足足走了有20里的山路,我们看到了“老爷庙”,街上都是老式的窗子、破败的街道和民房。

三姐在路上说:“带你来这里看看,恐怕以后的机会就不多了,因为你姐夫在单位工作突出,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以后就要调到杨坨煤矿跑外了,就是联系客户卖煤的一些事儿吧?具体的,我也不十分清楚。你告诉家

里的老人,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就是没时间回去看望他们。”说着,三姐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的心里也十分难过,孩子的拖累、爱人常年下矿、需要料理的家务,难啊!我理解三姐的心情,自从结婚到了东辛房,回娘家的日子屈指可数。她说:“我有时往顺义的方向遥望,泪水止不住往下掉。离家远啊!我想爹娘、想大伯大妈,想叔父婶母、想家里的姐妹兄弟……”我劝慰道:“将来我们生活好了,国家的公交车多了,回家就方便了,等孩子们再大些,你就有时间可以常回家看看了。”

说着,关帝庙到了,原来是一所学校,校门上有一副对联:“威名震华夏,壮志在春秋。”院内有一棵银杏树。这里的房子有老式精美的砖雕,依稀可看到房梁上一些彩色绘画,这给我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记忆中的东辛房煤矿是那么简陋,姐夫出井的瞬间,还有大批家属在出口处迎接。我问三姐:“为啥有这么多人来接他们啊?”三姐说:“你不懂。”我见证了家人聚集在门口迎接亲人归来的急切心情。后来在闲聊中才知道,矿

工今天下井,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来。那时的煤矿条件简陋,随着经济发展,后来改善了不少。

再后来,姐夫如愿调到了杨坨煤矿。有一次,姐夫借出差之机,来了顺义家里一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一等人,跑外交,皮鞋、手表、大皮包。”我一看,姐夫像换了个人一样。1978年4月,我们又去了杨坨煤矿的三姐家,家里完全变了样,楼房干净整洁。我们住了三天两夜,那是带着二女儿杜爱红去参加三姐大女儿淑红的婚礼,那一年二女儿才5岁。

再去三姐家,就是20世纪90年代了,是我的爱人杜槐去看望她。他在丰台工作,二女儿在丰台读书,每逢周六、周日有时间,他们爷儿俩便从丰台出发去看望三姐。每次去三姐家,三姐都是盛情款待。

2010年,三姐、三姐夫先后离世,他们最终没能走出门头沟的大山。杨坨煤矿,那个三姐、三姐夫挥洒青春的地方,向所有曾经的煤矿工人们致敬!门头沟,这个令我眷恋的地方,祝愿它发展得越来越好!

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一、征稿要求

- 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 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 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30行。
书画等:照片在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 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 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 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 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 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